新書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目錄

新書
卷第一
作者：賈誼　西漢

卷第二

過秦上〈事勢〉

秦孝公據崤函之固，擁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窺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舉宇內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幷吞八荒之心。當是時也，商君佐之，內立法度，務耕織，修守戰之具；外連衡而鬬諸侯。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沒，惠文、武、昭襄王蒙故業，因遺策，南取漢中，西舉巴蜀，東割膏腴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，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從締交，相舉爲一。當此之時，齊有孟嘗，趙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尊賢而重士，約從離衡，兼韓、魏、燕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之衆。於是六國之士，有甯越、徐尚、蘇秦、杜赫之屬爲之謀，齊明、周最、陳軫、召滑、樓緩、翟景、蘇厲、樂毅之徒通其意，吳起、孫臏、帶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頗、趙奢之朋制其兵。嘗以十倍之地，百萬之師，仰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，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之費，而天下已困矣。於是從教約解，爭割地而賂秦。秦有餘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萬，流血漂櫓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彊國請伏，弱國入朝。

施及孝文王、莊襄王，享國之日淺，國家無事。

及至始皇，奮六世之餘烈，振長策而御宇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敲朴而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爲桂林、象郡；百越之君，俛首係頸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，卻匈奴七百餘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墮名城，殺豪傑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鋒鏑，鑄以爲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後踐華爲城，因河爲池，據億丈之高，臨不測之淵以爲固。良將勁弩，而守要害之處，信臣精卒，陳利兵而誰何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爲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

始皇既沒，餘威振於殊俗。然而陳涉，甕牖繩樞之子，氓隸之人，而遷徙之徒也。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賢，陶朱、猗頓之富。躡足行伍之間，俛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將數百之衆，轉而攻秦。斬木爲兵，揭干爲旗，天下雲合而嚮應，贏糧而景從。山東豪傑幷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陳涉之位，非尊於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宋、衛、中山之君也；鉏耰棘矜，不銛於鉤戟長鎩也；適戍之衆非亢九國之師也；深謀遠慮，行軍用兵之道，非及鄉時之士也。然而成敗異變，功業相反，何也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，比權量力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。然秦以區區之地，至萬乘之勢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餘年矣。然後以六合爲家，崤函爲宮。一夫作難而七廟墮，身死人手，爲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心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

過秦下〈事勢〉

秦滅周祀，幷海內，兼諸侯，南面稱帝，以四海養。天下之士斐然嚮風，若是，何也？曰：近古而無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滅，令不行於天下，是以諸侯力正，強凌弱，衆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罷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虛心而仰上。當此之時，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，在於此矣。

秦王懷貪鄙之心，行自奮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親士民，廢王道而立私愛，焚文書而酷刑法，先詐力而後仁義，以暴虐爲天下始。夫幷兼者高詐力，安危者貴順權，以此言之，取與、攻守不同術也。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也，孤獨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，幷殷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後

雖有淫驕之主，猶未有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號顯美，功業長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，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，天下囂囂，新主之資也。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，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，縞素而正先帝之過；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；虛囹圄而免刑戮，去收孥污穢之罪，使各反其鄉里；發倉廩，散財幣，以振孤獨窮困之士；輕賦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；約法省刑，以持其後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節循行，各慎其身；塞萬民之望，而以盛德與天下，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內，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，唯恐有變。雖有狡害之民，無離上之心，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，而暴亂之奸彌矣。二世不行此術，而重以無道：壞宗廟與民，更始作阿房之宮；繁刑嚴誅，吏治刻深；賞罰不當，賦斂無度。天下多事，吏不能紀；百姓困窮，而主不收卹。然後奸僞幷起，而上下相遁；蒙罪者衆，刑僇相望於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，人懷自危之心，親處窮苦之實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動也。是以陳涉不用湯、武之賢，不藉公侯之尊，奮臂於大澤，而天下嚮應者，其民危也。

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，知存亡之由，是以牧民之道，務在安之而已矣。下雖有逆行之臣，必無響應之助，故曰「安民可與爲義，而危民易與爲非」，此之謂也。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在於戮者，正之非也。是二世之過也。

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，循津關，據險塞，繕甲兵而守之。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，奮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鉏耰白梃，望屋而食，橫行天下。秦人阻險不守，關梁不閉，長戟不刺，彊弩不射。楚師深入，戰於鴻門，曾無藩籬之難。於是山東諸侯幷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將而東征。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，以謀其上。羣臣之不相信，可見於此矣。

子嬰立，而遂不悟。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，而僅得中佐，山東雖亂，三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廟之祀宜未絕也。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，四塞之國也。自繆公以來，至於秦王二十餘君，常爲諸侯雄，此豈世賢哉？其勢居然也。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幷力攻秦矣，當此之世，賢智幷列，良將行其師，賢相通其謀，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，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，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。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，豈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，勢不便也。秦離小邑伐幷大城，守險塞而軍，高壘毋戰，閉關據阨，荷戟而守之。諸侯起於匹夫，以利會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親，其民未附，名曰亡秦，其實利之也。彼見秦阻之難犯，必退陣。案士息民以待其弊，承解誅罷以令國君，不患不得意於海內。貴爲天子，

富有四海，而身爲禽者，其捄敗非也。

秦王足己而不問，遂過而不變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禍。子嬰孤立無親，危弱無輔。三主之惑，終身不悟，亡不宜亦宜乎？當此時也，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不敢盡忠拂過者，秦俗多忌諱之禁也，忠言未卒於口，而身糜沒矣。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，重足而立，鬮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而忠臣不諫，智士不謀也。天下已亂，奸臣不上聞，豈不悲哉！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，故置公卿大夫士，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。其彊也，禁暴誅亂而天下服；其弱也，五霸征而諸侯從；其削也，內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嚴刑而無下震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內叛矣。故周王序得其道，千餘載不絕；秦本末幷失，故不能長。由是觀之，安危之統相去遠矣。

鄙諺曰：「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」是以君子爲國，觀之上古，驗之當世，參之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審權勢之宜，去就有序，變化應時，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。

宗首〈事勢〉

今或親弟謀爲東帝，親兄之子西向而擊，今吳又見告矣。天子春秋鼎盛，行義未過，德澤有加焉，猶尚若此，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？

然而天下少安者，何也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，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。數年之後，諸侯王大抵皆冠，血氣方剛，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，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，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，如此有異淮南、濟北之爲耶！此時而乃欲爲治安，雖堯舜不能。臣故曰：時且過矣，上弗蚤圖，疑且歲聞所不欲焉。

黃帝曰：「日中必　　，操刀必割。」今令此道順，而全安甚易；弗肯早爲，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，豈有異秦之季世乎！且謂天何？權不甚奇而數制人，豈可得也！夫以天子之位，用天下之力，乘今之時，因天子助，尚憚以危爲安，以亂爲治；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，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？至此則陛下誤甚矣。時且失矣，心竊踊躍，離今春難爲已。天傾，時傾，足力傾，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，豈不靡哉！可以良天下而稱，特以爲此籍也。竊爲陛下痛之，甚在上幸少留計焉。

數寧〈事勢〉

臣竊惟事勢，可爲痛惜者一，可爲流涕者二，可爲長大息者六。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，難徧以疏舉。進言者皆曰「天下已安矣」，臣獨曰「未安」。或者曰 「天下已治矣」，臣獨曰「未治」。恐逆意觸死罪，雖然，誠不安，誠不治，故不敢顧身，敢不昧死以聞。夫曰「天下安且治」者，非至愚無知，因諛者耳，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。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火未及燃，因謂之安，偷安者也。方今之勢，何以異此！夫本末舛逆，首尾橫決，國制搶攘，非有紀也，胡可謂治。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，令臣得熟數之於前，因陳治安之策，陛下試擇焉，何甚傷哉？

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，孰急也？臣聞之：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，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。故聖王之起，大以五百爲紀。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，聖王不起，何怪矣。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，終於無狀。及今，天下集於陛下，臣觀寬大知通，竊曰足以操亂業，握危勢，若今之賢也。明通以足